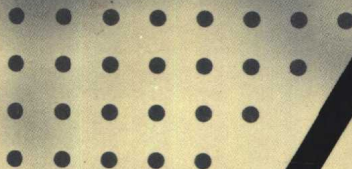


# 酒国(上)

长篇小说

这不是一杯酒而是一轮初升的太阳，一团冷艳的火，  
一颗情人的心……一会儿他还会觉得那杯啤酒像原来挂在  
天空现在钻进餐厅的棕黄色的浑圆月亮，一个无限膨胀的  
柚子，一只生着无数根柔软刺须的黄球，一只毛茸茸的狐  
狸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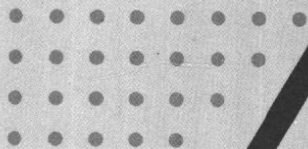
东岳文库

# 莫言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酒国(上)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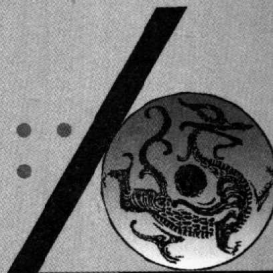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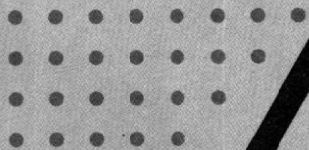
东岳文库

# 莫言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酒国(下)

长篇小说



东岳文库

# 莫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酒国/莫言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9  
(东岳文库)

ISBN 7-5329-1964-1

I. 酒…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122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00×1000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6 插页 236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上、下册)总定价: 18.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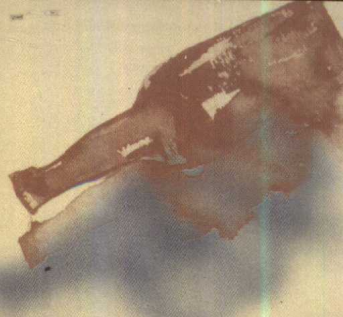
##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17日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其间曾经到棉花加工厂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应征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1997年10月转业到报社工作。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0年开始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八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白棉花》等二十四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等六十余篇，电影、电视、话剧剧本等多部。



东岳文库



清醒的说梦者  
拇指铐  
罪过  
师傅越来越幽默  
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家族(上、下)  
◎酒国(上、下)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 东岳文库前言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



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 第五章

丁钩儿轻展猿臂，紧紧搂住女司机的腰。同时，他动作纯熟地把嘴巴堵在了她的嘴上。女司机摆动着脑袋想脱离他的嘴，他的脑袋随着她的脑袋摆动使她的挣扎劳而无功。在摆动的过程中，他把女司机厚墩墩的双唇全部吸到自己的嘴里。她呜呜噜噜地骂着：他妈的！你妈的！这些他妈的你妈的一无泄露地射到了丁钩儿的口腔里，被他的舌头、牙床和喉管之类组织吸收。根据经验，丁钩儿猜想这种挣扎很快就会结束，她很快就会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小肚子发热，像温顺的小猫一样躺在自己的怀里。女人都这样。但事实很快地证明，他犯了把一般与个别相混淆的错误。女司机并没被他嘴巴里施放出的麻醉放倒，她的挣扎反抗并不因嘴巴被钳住而减弱，反而愈来愈激烈，愈来愈疯狂。她用手抓丁钩儿

的背，用脚踏丁钩儿的腿，用膝盖顶丁钩儿的肚子。她的小肚子像燃烧的火炭一样灼人，她嘴巴里的味道像烈酒一样醉人，丁钩儿兴奋异常，宁愿皮肉受苦，也不愿把嘴巴撤下来。他甚至伸出舌头，试图撬开她紧咬的牙关。丁钩儿吃亏就在这个时候。

他想不到她的牙齿狡猾地启开是一个阴谋，竟然迫不及待地把舌头伸到她的嘴里去。女司机把上下牙咯噔一错，侦察员发出了一声哀鸣。一阵尖利的疼痛由舌尖迅速传遍全身，丁钩儿的双臂疾速地从女司机腰际跳开。他闪到一边，感到满嘴都是腥甜味儿，一股热辣辣的液体盈满了嘴。他捂住嘴巴，心中暗暗叫苦。坏了，他悲哀地想，舌头被咬掉了。在侦察员的风流史上，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他妈的，这个娘子养的！他心中暗骂着，一低头，吐出一口鲜血。天上星光灿烂，地上模模糊糊，他确凿地知道自己吐出了一口鲜血，但却看不到鲜血的颜色。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舌头，用牙齿和上唇轻轻地试探着，发现舌头基本完好，只是似乎在舌尖上，有一个黄豆大的窟窿，血就是从那里涌出。

舌头没被咬掉，丁钩儿减轻了许多思想负担。这一吻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丁钩儿心中十分懊恼。他想教训一下她，但心中烦乱，不知如何动手。

她与他面对面站着，近在咫尺。他清晰地听到她沉重的呼吸，着衣单薄的上体感受到了她身体上散发出来

的热量。她昂着头，瞪着眼，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虎头扳手。借着愈来愈明亮的星光，他看清了那张因生气而显得格外生动的面孔。她的脸上有许多顽皮孩子的神情。他不由得苦笑一声，含含糊糊地说：

“好快的牙齿。”

她呼呼哧哧地喘着气，说：“我还没敢用劲咬呢！我的牙能咬断十号钢丝。”

侦察员的心情因为与她对话而骤然好转，舌上的痛苦变得麻木迟钝。他伸出手，想拍拍她的肩膀。她警惕地跳开，高举着扳手，喊道：“你敢，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他缩回手，说：

“姑奶奶，我不敢动你，绝对不敢。咱俩讲和好不好？”

她放下扳手，气哼哼地命令：

“往水箱里灌水！”

夜气渐渐深重，丁钩儿感到肩背冰凉。他顺从地提起水桶往水箱里灌水，发动机散出来的热量包围着他，使他感到温暖。水流进水箱时发出咕咕唧唧的响声，好像一头渴极了的牛在饮水。流星划过银河，虫鸣声四起，远处传来海水冲刷滩涂的哗哗声。

坐进驾驶楼后，他看着前方酒国市区辉煌的灯火，突然感到自己孤孤单单，好像一只失群的羔羊。

坐在女司机家舒适的沙发上，丁钩儿心醉神迷。此时他身上那些散发着汗臭和酒臭的衣服已经被抛弃在阳台上，对着浩渺的夜空继续散发它们的气味，一件宽大、松软、温暖的睡袍包裹着他的肉体。他那柄小巧玲珑的手枪连同几十粒嵌在弹夹里的子弹躺在茶几上，枪身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子弹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他仰在沙发上，眯缝着眼睛，倾听着澡堂中哗哗的水声，想象着莲蓬头里喷出的热水从女司机肩膀上、乳房上缓缓流下的情景。舌头被咬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像梦境。他爬上驾驶楼后再也没有说话，女司机也没说话。他认真地、机械地听着发动机均匀的隆隆声、车轮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汽车风驰电掣，酒国扑面而来。红灯，绿灯。左拐，右拐。车从旁门驶入酒国酿造大学，停在煤场上。她下车他跟着下车。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事情虽然荒唐，但显得非常自然，他像她的丈夫或是关系亲密的朋友一样，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她的家门。现在他的肠胃愉快地消化着她烹调出来的可口饭菜，坐在她的沙发上，呷着她的葡萄酒，欣赏着她布置得舒适华丽的房间，等待着她从澡堂中出来。

舌头上的伤口阵发性的刺痛偶尔唤醒他的警惕，也许这是个更大的阴谋，这个明显地生活过男人的房子里也许突然会冒出一个凶猛的男人——即使冒出两个男

人，我也决不离开。他喝干了那杯爽利的葡萄酒，让自己沉浸在柔情蜜意中。

她披着一件米黄色的浴衣，趿拉着一双红色塑料坡跟拖鞋，从洗澡间走出来。这家伙走得风流倜傥，屁股一蹶又一蹶的，好像在跳舞。地板格格地响。金黄的灯光照耀着她。她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脑袋圆圆，如同葫芦头。葫芦头闪着光，漂浮在浴衣与灯光造成的黄色暖流中。“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扫黄”！他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个流行的口号。她又着腿在他面前站着，浴衣带子系着很松的活扣。雪白的大腿上有块黑色的胎记，宛若一只警惕的眼睛。半个胸脯也很白。胸脯上那两坨肉很大。丁钩儿眯缝着眼睛，不动手、只欣赏。他只要一抬手，拉开那在脐间的浴衣带子，女司机便会襟怀坦荡。她不像个女司机。她像个贵妇人。侦察员研究过房子和房子里的摆设，知道她的丈夫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又点了一支烟，像一只狡猾的狐狸研究圈套上的食物一样。

女司机愠恼地说：

“光看不动，算什么共产党员！”

丁钩儿说：

“地下党对付女特务都用这种方式。”

“真的？”

“在电影里。”

“你是演员？”

“学着演。”

她轻轻地解开衣带，双臂一振，浴衣滑落在脚下。亭亭玉立！侦察员立刻想到一个形容词。

她用手托着乳房说：“怎么样？”

侦察员说：

“不错。”

“下一步该怎么办？”

“继续观察。”

她抓起侦察员的手枪，熟练地推上子弹，往后退一步，与侦察员拉开一点距离。灯光愈加柔和。她的身体上仿佛镀了一层金，当然不是全部。她的乳晕是暗红色的，她的乳头则是两点鲜红，好像两粒红枣。她缓缓地举起枪，瞄准了侦察员的头颅。

侦察员微微一震，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闪烁着蓝色光泽的枪身和黑洞洞的枪口。他总是用枪瞄准别人的脑袋，总是用猫的态度观察着处于利爪之下的老鼠的表现。那些老鼠们面对着死亡，绝大多数都战战兢兢、屁滚尿流；只有极少数能够故作镇定，但颤抖的指尖或是抽动的嘴角却将他们内心的恐怖暴露无遗。现在，猫变成耗子，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他仿佛从来没见过手枪似的端详着自己的这支手枪。它的瓦蓝色光泽像陈年佳酿的醇厚气味一样迷人，它流畅的线条呈现出一种邪恶的美丽。此刻它就是上帝它就是命运它就是勾命的黑

无常。她的又白又大的手紧紧地抓住带凸纹的枪柄，细长的食指压住了硬弹性扳机，使它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处于这种状态的枪已经不是一块冰凉的铁，而是一个生命。它有思想有感情有文化有道德，它身上潜伏着一个骚动的灵魂。它的灵魂也就是持枪人的灵魂。遐想使侦察员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松弛下来，他不再去单单注意那随时都会射出子弹的枪口。枪口淹没在枪的整体之中。他甚至是悠闲地吸了一口烟。

院子里有秋风吹拂，丝质的窗帘微微摆动。洗澡间顶板上的由蒸汽凝成的冷水珠儿响亮地跌在澡盆里。他看着握枪的女司机，就像在美术馆里观赏一幅油画。他很吃惊地发现，一位赤身裸体的年轻女人手持一支手枪准备射击竟然如此富有性的挑逗意味。此时的手枪已不是简单的手枪，而是一件发起性进攻的器官，一支蓬勃的性手枪。丁钩儿从来就不是一个见了女人就闭眼的侦察员，如前所述，他有一个性欲如火的情人。现在补充，他还有几次蜻蜓点水式的艳遇。如果是往常，他早就会像下山猛虎一样，把这个小母羊抱在怀里。这次令他踌躇不前的原因，一是因为来到酒国后，如同陷进迷宫里，心神恍惚，疑虑重重；二是因为舌头上的窟窿还在痛疼。面对着这只性格乖戾的妖蝴蝶，他不敢轻易动手，尤其是自己的头颅正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谁敢保证



这个妖精不扣扳机呢？扣扳机比张嘴咬人容易得多，又文明又现代又富传奇浪漫色彩。这家伙，住着这样宽敞、漂亮的房子，干着那样辛苦的工作，这么大的反差，令人费解。我吻她一下差点丢了舌头，要是……谁敢保证两腿之间那件宝贝是安全的呢？侦察员克制住自己的“资产阶级淫乱思想”，鼓舞起“无产阶级的凛然正气”，稳如泰山地坐着。面对着光屁股女人和黑色枪口，他坐得那样端庄，他脸上神色那样安详，的确是壮烈的英雄，人世间少有。他静观变化。

女司机面皮越来越红，乳头因激动而哆嗦，像两只小兽的尖吻。侦察员恨不得扑上去把它们咬下来，舌尖一阵剧痛，他继续坐着。

她轻轻地叹一口气，说：

“我投降。”

她把枪扔在桌上，夸张地举起双手，说：

“我投降……我投降……”

她举着双臂，叉开双腿，能打开的门户全部打开了。

“你真的不想吗？”她懊恼地问侦察员，“你嫌我难看吗？”

“不，你很好看。”侦察员懒洋洋地说。

“那为什么？”她嘲讽道，“是不是被人阉了？”

“我怕你咬掉我的。”